

【当代语言学论丛】

词汇语义学论集

陈淑梅 主编 CI HUI YU YI XUE LUN JI

中国文史出版社

山东省“十五”期间重点学科强化建设项目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文字理论与应用研究文库(二)

词汇语义学论集

陈淑梅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语义学论集/陈淑梅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8

(当代语言学论丛/陈淑梅,卢小林主编)

ISBN 7-5034-1822-2

I. 词… II. 陈… III. 词汇学:语义学—文集 IV. H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523 号

词汇语义学论集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北京凯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15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总 序

张志毅

乙酉鸡年冬至后三日,正是“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的日子,我们的省级强化建设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又传来喜讯:新的一批研究成果,作为语言文字理论与应用研究文库,即将出版,囑写一序。于是便目睹了大饱眼福、大饱口福的方丈盈前:

张绍麒教授主编的《汉外词汇对比研究报告》,

陈淑梅教授主编的《词汇语义学论集》,

亢世勇教授主编的《语言应用研究(第二集)》,

徐德宽博士的《信息时代的语言教学与研究》,

王宝刚博士的《〈方言〉简注》,

李海英副教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社会语言学阐释》,

姜岚副教授的《威海方言调查研究》,

姜仁涛讲师的《〈尔雅〉同义词研究》,

张文峰、侯仁魁老师的《计算语言学》。

这真是珍肴异饌。孰能与之媲美呢?

那就是我从年初到年末看的俄语、汉语、英语多篇应届博士论文。比外语博士论文,我们的成果少了点匠气,多了点师魂。在引介和运用外国新理论方面,我们稍逊于人;在基于语料库,脚踏实地的升华方面,我们略胜于。在几个博士点座谈中,我多次强调“脱去匠气,生发师

魂”。

到了今日的地球村,纯国粹的课题已经寥若晨星。因此对绝大多数的专题都必须极力扩展视野,扩展到古今中外,每遇一题必须梳理其中外学术思想史。否则,谁都难免坐井观天,连王安石这样的泰斗对国粹的“十三经”也偶尔“寡识不知周礼伪”,而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手更要小心翼翼地观测天高地厚。只有理清中外学术思想史,才能认清某一说法的新旧、前后、高低。否则,可能扮演了悲剧角色(以“旧”为“新”)而自以为新,这在许多专著和教材中时有发生。学术要堕落到这等地步,那也真是泡沫了。好在“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一股朴学而清新的学术空气,正像冬至阳气又昂然升起,学术百花园又将争奇斗艳。以是记于盈前方丈。

张志毅

2005年圣诞节于烟台

张志毅教授与词汇语义学研究(代序)

陈淑梅

《词汇语义学论集》作为鲁东大学省级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文库第二辑中的一部,是对本学科几年来在词汇语义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的一个总结,也是张志毅教授指导学科成员及研究生进行该领域研究的总结。2007年是张志毅教授70华诞,这本书是我们提前献给他的一份寿礼。

张志毅教授是本学科的旗帜性人物。他在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研究几十年,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本学科成为山东省十五期间强化建设重点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志毅教授出生于1937年1月,辽宁本溪人。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取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师从著名词汇学家孙常叙教授。现任烟台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山东省级拔尖人才。30余年来,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课程达10余门,曾到庐山、青岛、福州、杭州、重庆、哈尔滨、北京等地和俄罗斯车尔尼雪夫斯基师范学院讲学,应邀访问了莫斯科东方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并应邀作学术报告。他与日本、欧美都有学术交流。1958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论著100多项,计800多万字,其成果获山东省社科专著一、二、三等奖共6项,教学成果国家级二等奖1项(合作),省一等奖1项(合作)。其研究以汉语词汇学、语义学、词

典学、类型学见长，特别是词汇语义学，他和夫人张庆云教授合著的《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 2001）代表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领先水平。张斌先生在为《词汇语义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该书作者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长期从事词义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二是熟悉有关词汇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察其得失；三是能从多角度分析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并着手进行系统的描写”，因此，该书“是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园地中新的硕果”。张斌先生的“三个条件”的分析确实是非常中肯的，三者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特别是第一个条件，道出了张志毅教授与词义学结缘近半个世纪的无怨无悔、百折不挠的历史。

一、与词汇学研究结缘的中学时代

张志毅教授与词汇学研究的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

1953年，他考入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郊一个人杰地灵的古镇阿城中学，在这里他受到了良好的语文、数学、外语的教育和训练，是一个刻苦好学的文、数、外全面发展的学生。语文训练了他对语言现象的感悟和应用、表达能力，数学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外语则为他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另一扇窗户。当时他的语文老师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善于因材施教，见他逻辑思维超群，学习刻苦而得法，是个可造之材，就让他订阅《语文学习》杂志，鼓励他注意研究每一期的“同义词例解”、“词义辨析”栏目，以培养他对语言学的兴趣。这些栏目在提高了他对词义的理解、辨析和应用能力的同时，也极大地引起了他对词汇问题的兴趣。读书渐多，便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便开始照葫芦画瓢地写成论文，给《语文学习》投稿。虽然一个中学生的“学术论文”距离杂志的刊用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当时的编辑在退稿的同时，都会指明稿子中存在的问题，这使他对写学术论文越来越入门；同时，编辑还对他勇于探索的精神给予鼓励，这更增强了他进行学术探索的信心。这期间，在一般的中学生都不知道如何使用词典的时候，作为中学生的他却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有一本词义辨析的工具书，对教

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该会带来多少方便!因为那时的中学语文工具书很少,而词义辨析又常常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难点。于是,他默默地下决心,立志编一部《同义词词典》!只有18岁的中学生要编词典,似乎有几分“狂”气,但是,这份“狂”不是无知的狂傲,而是建立在长期阅读《语文学》,关注和研究同义词辨析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这种“研究”还是很稚嫩的,但他已经学到了分析词义、辨析词义的能力,养成了善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习惯。正是这种有基础、有准备再加上年轻人敢于探索的勇气和他坚忍不拔的毅力,使他走上了词义研究和词典研究与编纂的道路。因此,当他还仅仅是个中学生的時候,他便与汉语词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锋芒初露的大学时代

1958年,张志毅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中文系。这对一个立志进行语言学研究的青年来说,好像鱼儿游进了大海。他要用刻苦的学习、广泛的涉猎来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活,为自己向目标挺进打好基础,准备条件。他努力学习,必修课、选修课门门优秀;他听各种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泡图书馆,忘我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随着知识的增加,他的眼界也越来越宽阔。这时少年时培养起来的对词汇学的研究兴趣升华为一个远大的志向:做一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

为了实现这一志向,深知外语重要性的他,开始向三门外语发起冲击。俄语、英语、德语,随着一扇扇窗子的洞开,他的眼光扫向了世界。他发现,语言学的研究在英、美、俄、德等国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矗起了一座座语言学的大厦,而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则刚刚起步。由于全世界对汉语还缺乏认真、深入的研究,因此,国外一些语言学家得出了“汉语是一种落后的语言”的结论。这一切,都使年轻气盛的张志毅大受刺激。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如果汉语是落后的语言,她怎么会承载那么辉煌的、浩瀚的、具有

如此悠久历史的文明！他决心，要以自己对汉语的深入研究的成果，为建立中国的语言学大厦添砖加瓦，回击那些并不真正了解汉语的人们对汉语的偏见。他发现，在语言研究中，对词汇的研究是最为薄弱的；而对汉语词汇的研究，更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因此，他决心从汉语词汇研究入手，通过编纂《同义词词典》，真正开始自己的语言学研究。

他开始向自己制定的目标冲击。为此，他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学习、研究计划。每一天的每一分钟，他都决不虚度。从清晨5点到夜里0点，他都在读书、写词条中度过，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大学五年，以及后来的研究生三年，对他来说，一年中唯一的节假日只有春节：他在大年三十登上回家的列车，除夕夜在列车上度过。他曾经津津乐道列车上的除夕夜：“一节车厢就那么两、三个人；晚上列车上免费提供一顿饺子。这种经历，你们没有吧？”当家家都在爆竹声中辞旧岁，人人都与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的时候，他却坐在只有两、三个人的空空荡荡的车厢内，伴随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在昏黄的灯光昏昏欲睡，那该是多么寂寞凄凉的场景！但是他却能从中找到乐趣！初一到了哈尔滨郊区的家，与家人团聚；初五便返回学校。即使在家里的几天，他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天道酬勤。在大学一年级，他就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同义词在语法上的区别》。他是走上全系科学大会作报告的凤毛麟角的学生。他的《同义词词典》已经初具规模。他大胆地投给了中国资格最老的权威出版社之一——商务印书馆。

1959年2月14日，是张志毅教授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身为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收到了商务印书馆给他专函。这封信对他的《同义词词典》书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其具有开创性意义，并通知他“拟接受出版”。哪一个学者不梦寐以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自己的著作呢？而这家权威出版社居然要出版他的书稿了，这对于一个20岁刚刚出头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该是多么大的褒奖和鼓舞啊！手捧那封专函，他为自己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得到权威的承认而欢欣鼓舞，激动不

已。他就象一只刚刚学飞的雏鹰,第一次振动翅膀,就飞到了意想不到的高度,使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空,他怎能不信心百倍!

他立即按照出版社提出的要求,进行出版前的修改。当时举国上下都在“政治挂帅”,任何事物都要符合政治标准,出版界也不例外。出版社的意见是:书稿中释词的举例未尽合时政,且有违背“大跃进”的一批例句,需要更换。于是他开始了夜以继日的修改工作。他按照出版社的要求,翻领袖的名著,拣最新的报刊,一个词条一个词条地检查,一个例句一个例句地更换。但是,例句的更换速度总是赶不上政治变化的速度。1960年春天,出版社又来信说,书稿中有违背“反右倾”的一批例句,需要更换……。

他的词典编纂与修改是与他的词汇研究紧密结合的。他在修改词典书稿的同时,还进行学术论文的撰写。在他打开俄语这扇窗户,撬开英语的门缝以后,吸收了外国的学术阳光和空气,他完成了一篇完全以外文资料为学术论点基石的、长达3万字的学术论文《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论文完成后,出于对自己的自信和向学术大家求教的强烈的欲望,这位大三的学生把稿子和一封求教信寄给了当时的学界泰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百忙之中的吕先生,在这篇稍显稚嫩的长篇论文中,感受到了一个青年学人的功底、睿智和才气,仿佛看到了一个未来语言学家的身影。青年张志毅很快收到了吕老的信和自己那份已经吕老审改修订的文稿。他发现,厚厚的、80多页的手稿,每页都留下了吕老工整的笔迹,眉端、行间加上了批语,肤浅的论点给予了深化,错误的文字和标点得到改正,欠准确的词语予以了更换,繁杂重复的节段进行了删节,哪怕是一点点小毛病也未躲过这位大家的慧眼,连把苏联语言学家的名字漏掉了一个字母“O”,也给填上了。吕老的指引,使他仿佛在词汇学这片广袤的沙漠上看到了远处的绿洲。吕老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使他折服、倾倒,使他在词汇研究这块处女地上的耕耘更加勤奋、得法。

三、进行理论准备的研究生时期

为了实现他的远大理想,他知道自己需要学习更多的理论,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专业训练,通过理论素养。于是,他积极准备报考研究生。

1963年,张志毅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招研政治课和外语统考,并以“三个唯一”的绝对优势,被东北师范大学著名文字学和词汇学专家孙常叙教授招为研究生。这“三个唯一”,一是当年吉林大学中文系应届本科生15个报考研究生的学生中“唯一”被录取者;二是全国报考孙常叙教授“古汉语文字·词汇”专业的19个考生中的“唯一”合格者;三是当年东北师大文理各科系计划招收13名研究生中“唯一”达到录取标准者。从这三个“唯一”就可以看出来张志毅与他的同龄人已经拉开了多大的距离。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

考上词汇学专业的研究生,对他来说正是如鱼入深海,如虎入深山。他深知“万丈高楼平地起”,要建造自己的语言学研究的厦,必须要把基础打深、打牢。他把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当成扎实地打基础、进行理论准备的时期。因此,入学伊始,他便制定了颇有见地的学业规划:

第一,扩展学术视野:第一年完成第一外语,第三年完成第二外语,向外域学海汲取营养;

第二,健全学术神经,使思维层次直线飞跃,学好哲学以及本学科的不同层级的理论;

第三,把学业基础打坚实,学习导师的治学方法态度及精神。

三年之中,他独居斗室,神正气定地守着自己摆好的摊子,一天天的、有条不紊地完成着自己的计划。

“不会外语,就是学术盲人。”这个信条使得他废寝忘食地学习外语,先后通过了两门外语考试,翻译并整理出几万字的学科和专题外文

资料。国外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使他耳目一新,眼界大开。

没有理论,就象患了学术神经衰弱症。这个信条使得他不知疲倦地向理论的高峰攀登。三年中,他读完了马列主义全部的哲学原著,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以及许多西方哲学原著;他广泛、深入地学习了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字、词汇、训诂、音韵传统语言学理论。

三年间,他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精心记下了大量的笔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作了数以万计的学术卡片。他就象一条巨鲸,遨游在知识的大海中,贪婪地吞食、过滤着海水,从中汲取知识的营养;他如同一台高配置的计算机,夜以继日地对所学知识进行储存、排列、组合。三年中有计划、有目标的刻苦治学使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专业功底。他瞄准了国外语言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满怀信心地勾画着事业的未来——建立自己的词汇学体系,做新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家。

四、硕果累累的金秋时期

正当他研究生毕业,准备为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而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要去实现自己抱负和研究计划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都因为这场文化浩劫对他关上了大门。不得已,他和夫人只好到东北边陲的一个师院去安身。学校虽然在偏僻的农村,却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笼罩之下。被他看成金子般宝贵的时间,只能这样消磨掉了:抄专案材料,写大批判文章,东奔西跑搞外调,教样板戏,到工厂农村搞开门办学,接受再教育……。整整十年时间,他无法正常继续自己的研究,恶劣的政治环境使他无法放安稳自己的书桌。他为之奋斗十几年、出版社已经定稿、计划出版的《同义词词典》也被迫搁置,书稿和资料也在南北转徙中散失大半。视学术和事业为生命的他,看到时光这么白白浪费,痛心疾首。但是,对祖国语言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使他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下,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研究。尽管看不到什么迹象,他还是痴心地期待着文化教育复兴的一天的到来。

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张志毅已迈入了不惑之年。对他个人来说,十年的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了;而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来说,落后了又何止十年?当学术大门洞开之时,他看到国外语言学家对汉语某些领域特别是词汇学的研究,远远地超出了我国的水平。作为一个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他感到痛心,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了学术上的攻关。他根据自己对国内外语言学研究前沿的掌握和了解,设计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同时向五个领域发起了冲击。

第一个领域:同义词词典编纂及其理论;

第二个领域:反义词词典及其理论;

第三个领域:古今词汇学;

第四个领域:古代汉语及文字学;

第五个领域:汉语与印欧语历时类型学。

这个系统的研究工程,得到了同行专家的称许和肯定。这个框架就象他心中的罗盘一样,始终指引他向语言学的高峰前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颗吸足了水分、吸足了营养的树种,一旦得到了阳光,便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虽然文化浩劫耽误了他的行程,但是,他在大学时代、研究生时期的苦读并没有白费。经过十几年的辛苦耕耘,他在上述五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特别是在词典编纂、词典理论和词汇学研究领域,其成就更是令人瞩目,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同义词、同义词词典编纂及其理论研究。他写出了《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等重要论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公认为同义词词典编纂的理论著作。1981年,发轫于中学时代的《简明同义词词典》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词典是作者20年的心血结晶,留下了20多年时代风霜的侵痕。深知其学术价值的吕叔湘先生亲自赐序。该书出版之后,这本仅有26万字的词典,并没有因为它部头的单薄而减弱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而因其“精”“简明”“第一部”引起了国内外几十家出版单位和十几种书刊的

评论和称道。国家出版局称赞这本词典“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中国语文》和香港《大公报》称其“填补空白”;同行专家纷纷赞誉“开了先河”“多有创获”“质量最高”“同类上品”“辨析著述之冠”“是治学严谨的样板”……。山东省社科奖的评委们把一等奖的桂冠授予了这本篇幅薄而份量重的词典。他在吉林大学的老校长、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来信说:“二十岁写成,四十岁发表,至为感动。可见‘有志者事竟成’这句古语,你们已经用自己的实践作了很好的注解。”1982年日本东方书店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1987年日本国出版了修订译本(45万字),取名为《中国语同义语辞典》。日本学者说它“是学习和研究汉语必备的工具书”,中国学者说这个书“是为为数极少的被译成外语的汉语专著,是为国争光。”90万字的《新华同义词词典》200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终于在40年后推出了。

反义词、反义词词典及其理论研究。这是他和夫人张庆云教授携手共进的领域。由张庆云教授主编、他审订的70万字的《汉语反义词词典》1986年在齐鲁书社出版。他们主编的100万字的《反义词词典》也正在定稿,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反义词词典编纂的理论文章,主要有他和张庆云教授合作的《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反义词词典的释义和举例》《反义词词典编排问题》(均载《辞书研究》1988年第3期)。这些论文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是同类论文中的力作。

在词典学理论研究方面,除了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编纂理论之外,张志毅教授还进行了词典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其代表作是发表于《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上的万字论文《现代语文性辞书的整体观》。文章指出,语文辞书编纂思想由传统的原子观发展到现代的整体观。这种转变导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新思潮。整体观分为宏观整体论和微观整体论。本文主要论述了微观整体论。微观整体论的雏形理论是著名语言学家阿普列祥的对词条整体描写的6个总则,10个细目。本文的最大成就,是推进了阿氏理论,提出微观整体论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主要体现在:1. 辞

书编纂的语义场整体观,有助于把握场内词位总数、场内义位价值、场内释语模式;2. 等值语义链的整体观;3. 组合整体观;4. 辞书元语言整体观。这些新思想,对语文辞书的编纂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该论文以其原创性,于2000年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语文性辞书的语义学原则》(《中国辞书论集》,商务印书馆1999.11)等几篇论文,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力作。

汉语词汇学研究。这是张志毅教授成果最丰、水平最高的领域。在这方面,他出版了两部专著,近百篇论文,比较有影响论文的主要有:《说文的词源学观念》(《辞书研究》1991.4),《词的理据》(《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3),《论泛称词和特称词》((南开)《汉语研究》1989)等。特别是近年来他着力于词汇语义学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成果。其中,《柏拉图以来词义说的新审视》(《中国语文》,2000.2)是一篇长达1.6万字的论文。其主要成就是:1. 第一次评论了十种主要词义说,并在学说史上予以定位;2. 第一次总结了词义说的多元趋势;3. 创建了词义形成视角下的“七因素新说”: (1)音; (2)音像; (3)普通义位; (4)学科义位; (5)物像; (6)物性; (7)物; 4. 对词义或义位的创建性的界定:它反映着语言共同体对事物的理解,它由义值和义域组成,跟音节匹配成词。该文除了它的理论上的创新之外,对提高现代汉语和对外汉语教学水平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是计算机语言的理论基础。因此,2001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代表张志毅教授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的,是他与张庆云教授合著的《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一版,2005年出版修订本)。该书虽然在2004年只获得了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但是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山东省的范围。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指定为博士生、硕士生的教学参考书或教材。2004年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汉语类全国此前只评出5本)。2005年出版了研究生教学用书版。全书26万字,共分六章:

一、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简史;二、义位结构论;三、义位定性论;

四、义位语用论;五、义位演变论;六、义位描写论。

该书研究既注重汉语个性,也注意语言共性。因此,语料取自汉、英、俄、法、德等语言。该书是世界语言学八大倾向(见 R. Hudson *English Word Grammar*, 1991, U. S. A)之首“词汇主义”在中国的唯一反映。这个倾向的精神是,从语法结构事实的解释转向词汇语义事实的解释;而且这个精神还贯穿在另5种倾向(整体主义、跨结构主义、多样结构主义、关系主义、单一层次主义)中。词汇语义学是当前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主要课题。在该课题研究中,这部著作在义位结构、义位定性、义位语用和义位演变等4个方面具有创新之论。

(一)义位结构有新论。该书把义位结构分为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在微观结构中,给出新公式:义位 = 义值 + 义域,义值 = 基义 + 陪义(义值和义域,大体相当内涵和外延;基义和陪义,大体相当概念上和色彩)。基义中又分出5层义素:上位语法义素、语义语法义素、上位语义义素、主要个性义素、次要个性义素。

在宏观结构中,该书除了推进语义场中义位之间的10种结构关系研究之外,还提出两个新命题:义位来源的三界说和义位的三种因素,义位来源的三条信道和义位的三种形态。三界,指客体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三种因素,指客体因素、主体因素、语言因素;三条信道,指思维、直观、情感;三种形态,指思维形态、直观形态、情感形态。这些,对认识和描写词义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义位定性有新论。作者科学而全面地总结了词义学说史,并站在理论制高点上,评论了柏拉图以来的10种主要学说的得失:指称说、观念说、用法说,属于二元论;因果说、关系说、概念说,属于三元论;反映说、四角说,属于四元论。趋势是:从二元论发展到多元论。其中,反映说具有较多的优点。此外,作者还介绍了五因素说,提出七因素说,由此展开了以下四节的具有新视角和新内容的论述:义位的语言性、系统性、模糊性、民族性。这些,都有助于科学地认识词义。

(三)义位语用有新论。包括:

1. 组合论。作者把义位组合作为该书的研究内容,这本身就是创

新。

用力最勤而最见功力的,是总结并发现了语义共现原则。其中,选择规则 16 条:(1)同素原则,(2)施事原则,(3)受事原则,(4)同系原则,(5)形容原则,(6)同向原则,(7)同层原则,(8)同类原则,(9)分布原则,(10)语体同一原则,(11)态度同一原则,(12)倾向同一原则,(13)修辞原则,(14)传统原则,(15)习惯原则,(16)音节协调原则。序列规则 9 条:(1)时间序列,(2)空间序列,(3)数量序列,(4)地位序列,(5)标记序列,(6)正负序列,(7)语法序列,(8)声调序列,(9)习惯序列。规则还有待补充,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还需要更细密的原则。

作者提出了组合意义不等于组成单位的加合意义这个理论命题。在这个命题下,总结并发现了 10 种组合意义:同化,异化,特指化,虚化,强化,显化,广化,狭化,囊化,贬化。此外,按王宗炎先生意见,还应补充反(逆)化,转化,简化,丰化,确化,深化,淡化,隐化等。这些细微的语义规则,对求得自然语言真值都是必不可少的。

2. 语境论。作者总结出三种语境:主体语境,语言语境,客体语境。总结并发现义位语境意义的特征:量的特征,质的特征,范畴特征,表意特征,特指特征。

(四)义位演变有新论。作者总结了词义演变学说有 5 种模式:心理学模式,修辞学模式,逻辑学模式,历史学模式。检验并否定了保派逻辑学模式的三分说(扩大、缩小、转移)。提出了词义演变的新界说、语言学模式、系统演变研究、同场同模式(同一语义场的义位,多有相同的演变模式)、演变三因说(客体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三个原因)。这些新论,为词汇研究、词义研究开拓一片新天地。

总之,正如张斌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该书“是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园地中新的硕果”。因此,该书出版后,立即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南开大学博士王泽鹏、刘晓红等先后分别发表评论文章,对该书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注释]。

科学的步伐是永无止境的。任何成果都有待改正、改进和推进。该书还有许多部分需要增补国内外的一些新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